壯悔堂文集

壯悔堂文集卷之九

同里　賈開宗靜子　徐鄰唐爾黄
　　　徐作肅恭士　選　宋犖牧仲　閲

表　説　書後

擬

思宗改元追復楊漣等官爵并起被廢諸臣旋欽定逆案頒示百官廷臣謝表　崇禎元年

伏以

惟皇御極拔淹采於辛陽

至聖有臨驅凶人如鳥雀雙鳳題白印之基梟
臺忽際風雲九州鑄荅鼎之形人世不逢
檮杌此陰消陽長之日實小往大來之期
斗柄獨持泰階載遇臣等誠懽誠忭稽首
頓首上言竊惟周易章拔茅之慶春秋列
刈草之文殷少師告彼新君首嚴威福畀
大夫獻其世子用戒薰猶乃知朝廷之司
借○辭○在○微○彰○之○間○也○
實惟賞罰是寄自玄皇刻辭誤于金簡之
極○拜○耐○○○○○○○○○○
書而神木失幾遂爲搏徙所借形迹虛影

傷黃犬於東門權授王曹飛白蛆於西市
水德之傳一傳二豈獨神言赤帝之爲桓
爲靈誠非曆數洎乎沉香亭畔縱橫緋衣
三千竟至甘露臺前顛沛金枝奕世沙門
獲法人稱胡虜中庸北府開衙誰疏王涯
兇滯拜聖嬈宋氏之座以社鼠而結城狐
得衛卿彌子之方本獻桃而致煬竈黨成
翼虎爪牙之熖彌張臥近驪龍雲霧之勢
在手於今方烈自古以然未有日月無私

陰幽爲之胥照光華復旦魑魅因之潛藏
如此時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曆應乾圖
電繞華渚
龍飛代服紀元開藝祖之年
廟告神宗重疊增軒孫之瑞新煉媧妃之石
玉清仍是九層更築共工之山坤維安於
四極八關旣竄參軍應愍孤竟七聖同迷

大澤猶勤異夢若以芳州之杜若先夜已
零更恐湘水之幽蘭入秋將落玉樓雖美
深愁非屈子之宮金鏡尚存竊喜無張公
之祭爰下褒忠之典生者榮死者卹生更
嚴辨奸之條赦者追刑者無赦謂妖增自
作之孽值先帝倦勤之時始焉以豈刀之
謀媚於天子終焉以國老之勢廣置門生
家國無人衣冠掃地懸鷟鷟之餘食犬吠
籬間逞刀鋸之淫刑猿愁梯上娥眉初進

竟同大諫之名淵器何來乃鑴亞卿之職

拜公姥而爲假子侍郎豈敢有鬚託與援

而得美官邮鄲因之效步遂致長安道側

日走豺狼不止灌壇城前夜呼風雨自恃

障天之手公爾渠魁有賦同讐之章立成

虀粉甚至淳于通衕落紫薇之前星試問

裕妃何辜賜馬嵬之錦帶上壽呼九千餘

歲觀兵蓄問鼎之心點將列一百八人展

翕蒙盜跖之號卽楊雄劇美之論陰勝巨

君與蔡京紹述之名明誣太后彼無生祠
之建此多要典一書同是戴天履地之人
獨笑龍逄非俊物更恥誦詩讀書之輩借
言董卓誤中郎海幾揚波日將匿曜幸有
黨人之目不附黃門乃至清流之臣幾殄
赤族身騎箕尾賴此氣壯本朝名畫旂常
更願克生王國安鐘簴于震蕩之後豈曰
謀身不臧復銅駝于荊棘之中實乃先聲
奪氣死而無悔常留折檻之風神其有知

化爲指佞之草若夫削迹而遠引尚存九死以一生魯連之清高義蹈東海梅福之明哲冠掛北門鳴鳳朝陽橫遭梟鳥之嚇冥鴻在野誤爲弋人所羅此

祖宗養士之恩共扶名教亦臣子鞠躬之義寧（得體）間存亡各予維新之施用彰異舊之治至於逆黨某某者率土不容含生共憤倘擬長葬應作髑髏之臺姑念放魔使禦魍魎之鬼擁戴爾須懸金石不刊之書令其邀

奠千秋門戶宗盟杜調停兩用之局防其夤緣一旦庶乎舉朝輩面得免宵小之憂允矣薄海同心共遵蕩平之路臣等才非拔類志切觸邪探虎子於穴中豈其愛而不殺奪鮫綃於頷下值彼驪而獲全生入玉門之關已叨非望新脫龍城之戍便授崇階生成荷天地之私髮膚非身家所有敢不潔清氷雪自託青筠益當奮厲羽毛不虛蒼隼伏願慎終如始罔逆於休有北

雖投蒲嬰之心足畏以人爲鑑魏徵之孟
可懷近覩先朝之包容已成前轍遠取韓
侯之嚬笑不假中涓去邪勿疑灼知虞氏
之精明非深文網臨下以簡樂與唐帝之
廣運其此聖神將見侍御僕從罔非聰明
之助股肱元首再賡喜起之歌矣
宛轉疏暢高勝處尤在體裁讀之生氣
千秋　靜子

擬

上遣官致祭

先師孔子闕里羣臣謝表 順治九年

伏以

齋躬思道覲百代於羮牆

憲古修儀隆一時乎俎豆風生泗水初傳

元運之璧鏞神降尼丘永式遐心之金玉徵

其使矣皇皇者華格則享之洋洋在上斯

文啓佑至治馨香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昔上言切惟立大君之則必遵垂統之師
自生民以來未有集成之聖誕娀妃之鳥
裔孫始慶衍雲礽應是繹之麟上瑞緊肅
聽對角江河一沛會支派之淵源日月有
明聚羣星之緯次用以典用以治誰云可
廢詩書繼自昔繼自今罔不虔修禋祀唐○
○婦○重○崇○儒○見○闕○畢○身○分○原○不○以○此○增○
宫宋殿雖道絕天階無益分毫郭雀漢蛇
○戒○有○識○
皆手脫龍泉願覩鐘鼓慨沙丘之不道自
取平三月烈爐卽壁篋之餘音尚足爲千

秋承鑑豈寬應眷此靈光自在人間抑澤

未斬焉衣冠終藏故里玉臺夜閟恍疑絳

（動字）

節之來朝晝棟晨開忽爾駿奔之咸助東

（窮先師惟合如此）

西南北位屈生前天地皇王挨符身後自

非大聖人克眞見聖未有修文祀咸秩無

文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玄宿眞人

紫宸正位

掃風塵於三尺劒復華夏之深讐
定社稷於一戎衣得帝王之大統（頌語妙）
雲屯禹甸直入秦關百二重
龍起冀方適合堯年十六歲爰念嗣基之要（上下關）（合章法流麗）
一新厥政之初謂崇儒非徒虛名況承祭
孔爲大事禹背湯肩者至人也敢以南面
而傲彼東家嶽降星流者由阜敭用展中
心而馳茲四牡御府書七襲之扃若曰予
一人昭告非遥錫卣灌三液之漿可知吾

先哲明歆莫吐子孫爭迓膚敏以前父老來觀吝嗟而去隔朝之曠典洗兵於茲重逢一代之休風振鐸自茲勿替相之蹈相之彝公西氏固存乎克有光克有輝顓孫子猶生矣祠畔之枯枝何意頓滋日炤之華林中之祥鳥攸聞群避鳳唧之客斯實

全功

氣韻行之

巧思精詳

天開有道啟能

聖暨同心臣等器遜瑚璉司存籩豆生右文之世徒詠菁菁之在阿際尚德之韡未嫺濟

濟之翢國仰承夙夜益切淵冰敢不思一何

得之中庸庶其事君庶其事父因而讀全（等位置）

部之論語半以開創半以太平伏願

文武克猷

始終典學

念孔子何關而君闕里（引來有妙義）

以先聖爲師不恥師臣（對更超化）

午朝而御幄講經

藜閣更勤思博覽

歌大風思猛士古感賜勿嫚儒冠

虛前席談夜分今宣室猶多鵩賦則修聖人以現

之文者修聖人之道用以建極訓行而重

為頌大議論得體

聖人之道者重聖人之徒推之興賢育德

將洪闢敉敷之業無壞無騫而永席祇承

之貽於萬於億矣

對仗驕麗有神氣音韻鏗鏘有思理園

使徐庚失步 恭士

定鼎說

高皇帝之經邑也審曲面勢蓋嘗闢地不營矣然而卒定鼎金陵焉龍盤鍾山虎踞石城門連三吳室控二楚大江之所環枕淮肥之所內通也昔者秦得金策剪諸鶉首鑿觀秣陵厥有王氣令朱衣三千之衆鑿立方山疏通水道爰以湧泄龍勢肇啓鴻河錫嘉名爲秦淮此天下之奧區神臯也禹夏山川初平田惟塗泥世變漸夷廣衍沃野辨方定位土圭測影會風雨而和

以下極言金陵之勝[illegible]

陰陽中天地而交四皆財賦自儲漕運惟充計道里之均環朝會之所軼軌周京駕美漢都矣故天下大患未嘗不始於西北而建康乾符坤絡世聯戎狄梗稻淲池馬無所馳鄭水逶迤車無所銜草蔓滲灌牧芻蕭寂非天塹之險艱于渡也以性岐番落渡之無適於用耳夫內有甸粟之裕外益風俗之隔豈非盛則足以定四海衰則足以奠一方在德亦在險之說與粤暨

畢竟是確論

文皇重啓疆壇煥以制度爰虞人濵定社稷於

北平以天下財賦產東南金陵其會戎馬盛西北金臺其樞輸財賦於東南統戎馬於西北冀幽并當天地之中也雲中右則浩於龍門左則衍於碣石面臨洪河背拱渤海垣應紫微極成艮位介震出坎勞之關殆亦所謂天府百二也士多慷慨產饒蓄牧瑯琊旋繞雲帆轉於遼海漁陽豪俠香粒來自東吳犄欹處矣而三面臨邊一面制禦天下聞之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舌不以關匯為襟帶也惟 文皇順天受命

前諸書當日計畫

堂堂正正

威德所訖咸賓咸牧以河套為脇以遼廣為翼

國初形勢如此

外而三十六家為之藩內而二十四衛張其勢巒接胭脂奪匈奴之顏色烽息祁連騰上廂之驊騮國勢於斯稱强焉自　英皇北狩河套淪沒巢焚原燎麋鹿為墟而　肅皇庚戌之變乃從西薄矣　熹皇初御遼左沉陷彎弓躍馬仇讐是尋而　皇帝巳巳之年乃自東躪矣嗚乎兀良福餘沉熒於烽燧南關西插飛燼於鋒鏑致丙子戊寅之間落日吹笳破榆關之曉夢秋

風鳴角起帝城之暮愁寅發卯臨無旦日之期辱亡齒寒鮮百里之界豈形勢固有異乎抑古今賀理而金臺之區昔取裁八都今則孤峙塹外也昔冀脇秦晉肩背遼河今則抵塀窮幕也且五大之邊以餉爲儲勝國有三都焉冬春居大都東都夏秋居上都以習蒐獮均輸運大都者上谷也道自淮而入濟上都者開平也道繇海而會河東都者大梁也開朱仙之故鎮實中土之咽喉從未有漕聚於一區者苟孤舟懸於

萬里聿來石鍾之稱防肅遏於闐關狩壓榛梗之虞寧細民營室尚陶穴以備非常而正紫宫裹嶢關固可不憑倚後戶侯食迴城哉稽漢都渭涘定以天邑唐承其朔實爲咸陽山河四塞崤函重關後有巴蜀之饒前有商鄧之阻故兵（雖論咸陽正說出燕京無退步也）戎出於不意可以退安而徐復宋都中豫澶漫九州闢輿中夏水陸都會也而勢多平衍以弘普山無嵬峩以岌嶫故道旣昌以麗康氣衰颯而淪喪其視　高皇帝萬世不拔之基（歸重金陵）　文皇

帝一。昔。獨。創。之。盛。盼矣蔑矣今日倘思扼天維衍地脉創粒食之弊策定民之本登　聖曆乎天階章國祚之有秩盍求所以紹揚偉烈焉此說作於戊寅十五年前郎已見及遷都矣文之沉雄壯麗又自一體直在三都兩京之間　恭上

豎人臧說

豎人臧者吾兄授以乳羊七臧受而牧之二年矣羊未之增也吾兄怒而責之曰吾羊之牧於他所者歲兩乳焉其所乳者又乳焉而汝之畜（何法錄）獨不蕃臧俛首無以對吁臧可賞也天下有以（一句○斷○住細繹）不亡爲存者臧殆是也牧二歲而猶七其羊臧可謂能守其故者矣天下之業苟今以受之昔後以受之今日傳而日守其故土不必其能廣人不必其能衆也無失先王之舊封雖世強焉

可也無失先王之舊民雖世富焉可也天下之
闢疆而疆以毖料民而民以藏者是殆臧之所
聚出證佐方警
闕
不為也且吾兄亦知夫乳羊者乎吾隣翁者嘗
有羊焉而命人牧之其人既報之以繁息之數
正意全從引证上遂
乃立豎而受犒已而謂羊之牧於野者摘苗而
害稼也乃置圈而牧之已而又謂羊之居圈中
者產繁而氣疫羊多以死大約終一歲增不能
數羊而援廪有餼犒牢有費所謂建置浮華若
中條理者又一歲而數關白其說翁猝閱其繁

息之數而喜不及詳准羊而授牛焉牛實疫死又准羊而授鷄與豚焉受耕之戶惡其瑣細而弗堪也蕪田而去之嗚乎翁始貪貪而惑旣惑益不知所悔皆乳羊之利誤之也故天下往往徇小利之虛名而卒之勞費紛擾得遂不償所失者滅乎滅乎吾知免矣人各有能有不能善用人者貴審其能與不能若此者不言利以欺其主寧辭功而受過乃滅之所能也不可不察也吾兄曰爾之言近佀然吾羊則實有牧而乳

者又若之何嗚乎天下之地廣於先人加於舊受業而守之而或以創開而昌大者君子豈不謂賢焉然而不可必也若夫漢武帝猶其得焉者也後將有掩敗以為功飾虛以為實者李宓王成之屬雖知而誅之亦何益矣故天下之亡其羊者多矣臧殆以不亡為存者也侯子曰利之所不興者害之所不伏也臧之功不可見然天下必見功而治者又何其戔戔耶

（應前）（其議愈出愈發）（而能救）（掉尾）

無中生有駕空蹈虛發出大論　恭士

劉次隣字說

嗚乎古人君之待其下觀於尚書之反覆於隣（發○義○深○重○妙○）
臣者何其優渥而親密也士幸生其間可以由（此○豈○端○安○得○不○佳○○○）
而仕矣叉人劉君暘者業尚書名其子曰宣而（卽○從○此○生○波）
請字於余曰雖知夫宣之不敏然欲其力於四
方也余字之次隣而說以贈曰夫尚書所稱左
右有民而望之翼者職無專責焉輔翼之統詞
也宣力四方而曰汝其爲之豈古之外而牧伯（○○○發○揮○得○意○盡○無○）
而以勉勉綱紀者耶夫君子於德業之際嘗謙

以自牧避其上焉而不居則亦爲其次者而可矣是可以爲字耶劉君暢曰宣方未足以爲士而子顧屬以盛大之辭教之夸也曰宣所以爲力也苟力於其事而不怠則士也而有卿大夫之材矣倘壞焉而不及敵弱焉而不及張闇焉而不及昭因循遏廢而至於無可表見即假之以卿大夫之位其庸有以愈耶夫君子於德業之際亦云爲焉而日至勉焉而日强也然則余之字之者誠大而非夸也劉子其無斁吾言乎

句狀甚厚且通篇來歷此壯淵藴藉

哉。

遒健全是荆公　恭士

字曉兒說

曉既冠字之曰彥窒而進之曰曉乎天下何易云通人也爾無寧窒焉耳矣窒於應事故省爲省爲故安於拙窒於處人故寡合寡合故全其樸天下惟上智能通中人且不可而况其下者乎曉乎爾毋寧窒焉耳矣

道德之精言　靜子

書昌黎潮州謝上表後

昌黎一代人傑其諫佛骨幾致殺身尤挺立不撓然貶潮州而其謝上表亦何哀也昔人論其欲以詞賦速封禪幾於相如逢君此誠太苛使昌黎而自此貶道以趨昔豈遂安坐不至卿相乃官侍郎日明知王廷湊不可犯而必御命宣諭叱馭不回何哉盖士君子之自處固有生死不難決絕而落莫悲凉之際反惝然不能自持者如蘇子卿娶胡婦寇萊公陳天書與昌黎不

洞見隱微之論

安於潮陽其病一也嗚乎之三君子者豈非鍔鍔者哉而性之所近不能自強故曰君子之學變化以成德自知其病矯而克焉變化之謂也

真學問

朝宗此種論著最有道氣莫草草看過 靜子

書周仲馭集後

仲馭不以文章名然官儀部郎日嘗疏請仲理遜國時事而其復吳貴池書論皖人阮大鋮尤爲嚴正即此已與日月爭光非文章之家所能及也後卒以觸皖人殺其身遂有議仲馭生平剛激太過有以取之者嗟乎此亦就其殺身而後論之耳仲馭與余交最善余嘗見其負盛名時執贄門業者滿天下倘其自此踐履公卿天

人情的是如此非刻論也

下必且益附之以爲景星慶雲豈復有議其剛

傲者惟禍福成敗不同而乃使其門生故舊持論亦異可歎也夫

言外嗟惋含蓄不盡 恭士

書練貞吉日記後

友人練君貞吉司馬公少子能繼述其家學為中原人士之冠嘗遊禾水作日記所載皆纖碎不經意事而含蓄甚遠余每讀之以遣旅況記中間雜詼諧客有病之者夫善戲謔兮不為虐兮風人所以頌衛武也詼言微中固不在莊語矣嘗聞有先朝鉅公惑志一姬致夙望頓減姬（極狠極褻事看他敘法）問之曰公胡我悅曰以其貌如玉而髮可以鑑也然則姬亦有所悅乎曰有之即悅公之髮如

玉而貌可以鑑耳（絕倒）又嘗遊虎丘其爲衣去領而濶袖一士前揖問何也鉅公曰去領今朝法服濶袖者吾習於先朝久聊以爲便耳士謬爲改容曰公眞可謂兩朝領袖矣（絕倒）以此二謔語觀之是鉅公碑傳之所不盡者而賴以表微也然則耳記之詼諧何必其無關於世耶

坡公所謂嬉笑怒駡皆成文章　靜子

書吳延仲集後

延仲學問該博爲文章多本兩漢其詩出風入雅如感秋射潮諸篇皆深壯有當世之志近體頗哀豔在韓李閒非其至也少年時就燕京廷對猝遇老中貴延請置之上坐求爲作兎山五龍亭梳妝樓諸記天壇迎神諸歌旣畢酧之金五百鎰願奏天子延仲辭余己卯下第歸嘗過延仲飮見有佽武氏者在側是胔山東劉大將軍方擬青齊諸侯王請以金屋貯佽佽日願得

終身操腧靡侍吳仲子文筆足矣其爲人所傾慕如此昔司馬相如能以琴聲奔成都豪女又遇楊得意薦其詞賦得陪昆明未央之遊後世每豔稱之相如大節固不足爲延仲道然延仲卒窮不遇死矣夫當世貴要豈無操衡量文章引拔人材之權者顧其識反出狗監與蛾眉下何也延仲生明　思宗閔天子嘗籍寐想見天下之士而同昔才賢流落又不止一延仲嗚乎明社遽墟誰之咎歟

（筋節）（客妙）（筋節）（無窮感歎）

借司馬相如兩事照映最感慨而有風神　恭士

書彭西園集後

彭西園名堯諭余鄉人之前輩工爲詩者也少多讀書有氣調嘗遊京師遇竟陵鍾惺與譚不合奮拳毆之當是時惺方倡異說蠱惑天下見者莫不拱揖下拜西園獨勇於擁衛風雅如此西園詩開闔起伏具有法度意遠調圓在盛唐入室之列其負盛名者詩道榛蕪無人足以共切磨者西園性又簡傲以故其晚年詩遂失於率放嘗有馬矧駕以詩就正西園翻披一過即

置之而熟視別駕曰公年四十但窮日夜吟詠至六十歲不患不佳也豈知得失寸心晚節欲細當其穎然老反不若少壯歟雖然余嘗序次西園之詩即其少壯者已足傳矣獨是一言而沒別駕二十年不輟苦吟世之為別駕者何其不幸哉

自在瀟灑歸文家妙品　靜子

書黃子久畫後

王君喬年得子久之畫而疑之曰是未必眞出之子久也反覆觀者累日夫使其不佳耶雖子久何益使其果佳耶而猶疑非子久則是徇名而昧天下以無齊善也王君方爲畫而徇名以昧善其可乎譬如古詩十九首相傳枚乘作而說者往往以爲不然人苦不知詩耳苟知詩亦熟誦之而已安用窮其果乘耶否耶王君乃翻然喜余則有感於子久之畫也天下之道未有

韓〇菼〇批

見之不真蓄之不厚而可以苟爲之者子久以
畫名其所以得傳者固有說嘗攷子久常熟人
去大海九十里焉知其不常登蜃樓以觀日習
本地波瀾不寂寞
潮音而聽濤湧而後以其靈奇恍惚之況寓之
於畫耶司馬子長作史記必先遊覽天下書畫
再一証佐遥應
之道未必不與此通也且子久既以畫名矣而
乃自號曰大癡癡則不畫畫則不癡二者果可
兼乎以是知子久之畫又必其有無際無涯渺齊
際
致齊睿之性情寓其中而後進乎技也抑[illegible]木

者天下之神氣也其始必日見山水羅而致之几席之間以蓄其氣其終當遂無山無水以吾心之浩浩落落沛然與之爲一而乃傳其神蓋若是其不易也而世俗之爲畫顧有終身不見山水者何也且甚或終日見焉而猶之不見者又未可知也而況乎其能求之無山與水者乎（推開一步即緊合映乃更腴）嗚乎天下容有習且熟於其眞而皋而爲之常不得其似者未有至而摹其似而有所得者也（總繇感發）畫何獨不然王君憮然有間頫首而屬其指曰

諾吾春必往觀山水焉子其識之㫦庚寅十二

月望後七日也

紆徐濟宕 恭士

壯悔堂文集卷之十

同里　賈開宗靜子　選　　徐隣唐爾黃　閱

徐作肅恭士　　宋　犖牧仲

誌銘　祭文　雜著

明東平州太守常公墓誌銘

妻父常公以壬午卒時宋郡為寇所破公易服為道士以免旣渡河而卒於曹其子霖權厝之於望魯村又二年乃克具櫬如禮迎葬於舊阡余為之誌而銘曰公名維翰字子羽少常不得

於父然純孝讓産於異母弟卒以格性醇厚與物無競既舉孝廉尤自修飭入上春官不第筮仕保定令邑故褊小公爲政隨任其俗人不知有令既滿當遷司徒公數問所欲得者皆不應其子怪之公曰司徒自篤親我自守已遷東平州守既至見民饑開倉賑焉當催科歎曰吾民今賣妻子保性命天子豈知其至此哉然停賦則病國吾願輸家財抵之乃盡鬻其田廬二萬金猶不足遂坐謫司徒公又問所欲補公笑曰

吾向家財有餘故可藉以仕今無矣尚可仕耶
公歸而無居乃居余之北村茆茨數椽意泊如
也公雖平易然見以爲不可即終始持之官太
守日有中貴人道過東平勢張甚前路令守皆
起居拜跪厚有所饋獻公獨閉閤不與通吏禁（留此作妝閤見常）
（公大節鄭重處亦文章位置宜然）
其尉尉叩頭爭公卒不許人稱其介云公娶吳
氏繼娶朱氏生五子四女植村霖檝梓其四蚤
死獨霖在女長嫁余叔脩次嫁沈謩幼嫁周司
空子業炎三余妻也銘曰

往過東平父老來迎愛公及我有酒如澠蓋求
公與其子皆不得而見其壻亦猶之乎見公廉
吏不可爲而可爲公庶幾有其遺風
誌潔甚銘爲變體然自奇妙 靜子

明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少保贈少保陳公墓誌銘　代司徒公

公名于廷字孟諤年二十九舉進士歷官左都御史太子少保卒後贈少保天下稱少保公（先將兩大處提掇行文俊而猶采）少保大節侃侃為吏部侍郎日忤魏忠賢一削官同楊漣左光斗出國門歎曰于廷幸不辱身自此天下士大夫無種類矣已而如公言忠賢誅死復起歷左都御史爭言騎弁漸不可長且亂天下既爭不得再削官未幾諸大帥握兵者果

養冦自圖便利浸至開藩鎮類唐河朔故事益不肯効命貽禍至不忍道又皆如公言天下於是不徒多公之節而更歎公之先見也公言驕弁肆且得罪余督軍昌平習知九邊將帥狀欲颺言佐公公報書曰老臣得以微罪行不足累公顧徙薪慮良苦言不行死且爲恨幸公知我他日誌吾墓可也公卒後十餘年季子貞慧以張濤惠公狀請余旣已受公託生前乃誌而銘之日公系出宋名臣永嘉陳公傅良由永嘉徙

叙得委曲關係

居義興湖南五世至衛輝丞弘甫自湖南贅亳
村覩其地蓬蓬有白雲氣因家焉又七世至憲
章憲章生一經一經有孝行鄉里謚為孝潔先一段
評鍊是史記文字
生先生方妊而母邵氏娶兩剌頸一指殊不得
死後奉詔旌節以公顯贈夫人孝潔先生既不
識父詢得貌乃繪事之伏臘嚶嚶孺子泣至老
不衰娶雷夫人夢虎飛天門之祥生公手足結
毛成麟文襁褓中數自躍起墮地不驚既長有
器量舉於鄉不色喜第進士授光山令不受餽

歷唐山秀水皆以治最徵拜御史公為御史號敢言嘗言給事汪若霖骾直不當黜又言朱相賡挾私意逐諫臣又言王相錫爵黨賡又言職方郎趙拱極吳有孚輩皆兩相私人不宜處要又言從官陶望齡顧天峻犯清議其奉命巡河東鹽嘗言閹人張忠不法撓鹺政又言鹽法便宜五事又言　神宗皇帝久不復當陽以致天怒正陽門災又言鄒元標趙南星王德完皆直臣當收用其巡江西嘗言淮藩庶長子常洪謀

（批出一節字作主看他敘法簡括處）

不軌又言藩宗多庶代嫡死冒生幼讕長及詭養異姓糜祿食爲宗蠹又言頓稅宜節又言閩人潘相稅湖戶民不聊生已而言閩當撤又言幷稅亦當罷辛酉　熹宗改元公已歷冏貳遷太常卿紅丸議起公言向以風顛脫張差庇其主使已誤今以誤械紅丸獄更誤壬戌罷刑部尚書王紀公又言紀賢臣持詔獄議不上良是不宜罷甲子歷戶部侍郎遷吏部侍郎尚書趙南星相賀曰冢宰不足喜與公同官乃可喜也

字法

以上連用數十個言字寫得少

保生氣儼然

會南星被讒去公代視事魏相廣微欲以忠賢私人代南星公面拒之而薦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忠賢大怒叱曰是三人者庸愈南星乎于廷乃黨渠不可不急逐之公既罷卽騎一驢去賦詩示漣光斗曰脂韋世所同侃直性所獨忠賢命騎四偵公行李蕭然無所得丁卯遣緹校逮公適 熹廟崩乃止嗚乎此公所爲一觸者也戊辰 皇帝更政舉遺老拜公留都右都御史掌南察黜陟惟允辛未遷北都察院左都御

史公辭不許拜闕謝畢退而告人曰于廷平生
好言天下事官御史皆則其職也　熹皇帝棋
黙中人有竊政者于廷卽去言路亦當言今
此廷補此一段方入後抗言驕弁事更
天子英明嘗疑臣下好名沽直更多言徒滋疑
見闕保行文留意精擄處
天子惟有勉修職業仰報萬一耳壬申八月御
史祝徵畢佐周以管武弁失上旨下都御史議
公乃抗言曰陛下赫然留意武功欲激厲諸介
胄臣卽薄譴兩御史未爲過然天下將驕卒悍
祀綱不立尾大之勢已見萌芽又摧挫法吏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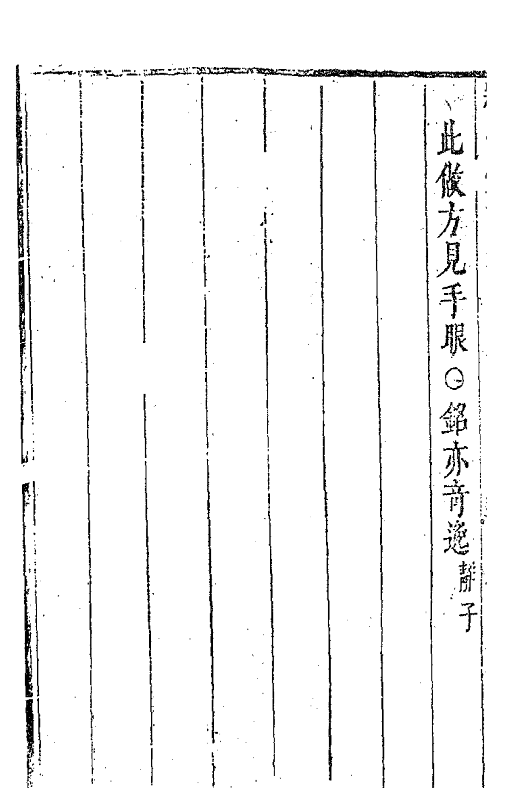
長其焰恐益潰廢不可收拾將貽聖明之憂方大今日倘避激聒不一深言爲失職失職且負國老臣不敢是時 天子意有所向公持之益堅凡五宣諭五不奉詔 天子怒公遂歸里此公所爲再削者也公事四主立朝四十年歷官事業不可殫述而獨以一再削之故海内翕然仰之兒童走卒皆知姓名嗚乎士大夫砥礪風節固有所在而當世乃有娼嫉陰巧邀主固寵欲以卿相位傳子孫者亦獨何哉公去官後嘗

関鎖

淨念扼腕天下事不可為居久之病卒年七十（以下叙家世脩淨有法）夫人張氏後公兩月卒有婦德門內化之公四子張夫人生者二貞貽貞才早夭貞禄舉甲子孝廉王安人生者二貞逵官戶部主事甲申殉國難死而季子貞慧最賢當世所稱定生處士者也余許以孫女妻其子銘曰

死乃銘公則未飛虎祥白雲氣乘之遊固甚慰千萬年猶髣髴

通篇兩削官是骨建言是綫索大文章須如



此條方見手眼〇銘亦奇逸　靜子

沈季宣墓誌銘

沈譽字季宣相國鯉之族也少孤所分產鉅萬爲其兄蕩費且盡譽安之無閒言兄嘗假爲譽券貸財於豪有力者後來徵無以償譽妻常氏最賢慧婉告譽曰嚮吾所居豈不有餘耶譽大悅從之徙居湫隘譽天性澹泊不茹葷血力學穎悟有文章名年二十七而病遂以死沈氏自相國鯉以來爲宋之巨族無論千餘指惟相國最貴其餘皆以財力雄霸閭里閒相國在時嘗

詞訾之而無以禁也譽獨以塞素稱然沈氏既轉更富而其人或習爲驕奢或更鄙猥狡獪以謀爲妙滋蕃雖千餘指無復有讀書能識字者譽獨以文章自立識者皆曰此非沈氏子所宜也果早文筆深刻乃爾卒無子一女以妻余子曉銘曰

人異其族是爲不祥況君之異乃在文章嚋頑而壽孰哲而殤大塊不知終古茫茫

一安貧力學已足況君生平偕相國族人一段照映更自生情生色　靜子

曹秀才墓誌銘

曹秀才以明崇禎庚午卒卒後而有嗣子璜璜旣長而因其舅陳君貞慧從余遊是爲順治壬辰其母陳孺人之教也陳貞慧曰璜母年二十餘而寡今歷兩代且三十年而曹氏家門之事皆身任之當秀才之歿也而事其舅姑不異於秀才生時其圖所以嗣秀才者則無子而有子其撫璜也門以內慈門以外多長者遊教之義方人不知其無父今更圖其不朽秀才者將使

從貞慧出孺人從孺人出秀才文筆委曲有法度

璜拜求吾子爲誌非子不能子無辭余嘉孺人至之貞德乃爲秀才誌曰君姓曹氏名懋勤字曰文叉曾祖三賜工部尚書祖司勳雲南左布政使父禰孫太常寺主簿秀才少有令譽陳少保公于廷以愛女妻之卽璜母也當是時曹氏門借兩家第甲於陽羨少保公家更赫奕兩姓煇映人以門第襯貼有姿比江左王謝而秀才負才落拓意不屑也常嬉遊少保公數禁之不肯從則誘而鍵諸室命老僕守之秀才乃以餅金誘老僕而遁出少保公

怒而召之來即署堂上命爲文立就凡三試三稱善且喜且罵曰孺子倘力學將來建立何啻老夫而乃不自愛若此秀才立感悟卒淬厲以文名顧數不得志於有司殊怏怏庚午出試院而病遂死先是秀才病孺人常籲天請代又刲（通篇敘秀才止此即後入孺人可）股以進既寡而足不踰戶者三年乃日撫墳馮（帶文章虛實相生之妙）秀才几而告之曰君彌留時恨無子今有子矣（文情生動）則又跰躚痛哭躃里皆感動孺人勤斂有識量動止尤嫺禮法姊嫁乙卯舉人吳洪𧨏妹嫁辛

未進士吳簡思兩家姊妹之盛車馬賓客絡繹（又借兩家來照映淡宕闊遠）
不絕獨孺人蚤寡孤苦處兩家間煢然持其家世
往往傾兩家上孺人既苦節而孝歷久無間言
里人乃爲請旌而表之遥相賀且歎曰秀才死（卽轉）
而親無廢養子無廢嗣世業無廢王秀才可以（入方是秀才誌體）
死矣陽羨俗重貨利士大夫彼此較論銖兩不（入陽羨一段煙波無際關合更自有情）
得則睊睊然怒已而更謀所以得之則復渝渝
然假相合尤不尚交爻間治具招賓客必心有（起處留此一段不說盡是文）
所爲無泛然者秀才生時獨數出千金周人之

糸而孺人常撫璜曰而父有遺志未就而必求當世達人爲師若爻庶克繼之節祿祿如余者人猶介其兄引璜延請館於家每膳必豐必潔皆孺人手調而目視之而猶若有歉者嗚乎是豈少保公之遺教耶孺人賜美一婦人何以然孺人生二女其一夭常曰秀才惧無子今止一女豈可不擇配凡富貴家來求者皆却之獨以歸萬曆間名御史湯公兆京之孫原楨原楨文雅純謹與璜皆能有立云銘曰

無成有終緊臣與地孺人象之爲君也妻其克

撫璜大君之裔君之生僅二十六年而令聞百

世

是爲秀才誌却以孺人作主行文極映帶穿

插之妙 恭士

郭老僕墓誌銘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為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尚十八歲事余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抜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崋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凡三用從字三樣出法）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奇事）崋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

壽於福用當腰圍玉而侍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壽可耄耋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園之墅人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携琵琶與一媪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鼾鼾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間也積二

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搆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日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尚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深詆諸緹校詗察在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

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日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終（難得）始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妙）手提其耳嚙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妙）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奇人奇事須有此奇文）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

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而請公曰非願公撓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尚則有士大夫卒無

通篇淋漓寫生從來誌銘中第一　静子

祭吳次尾文

壬辰十月日梁園侯方域郎陽羨爲文而三灑酒祭於先友吳君次尾曰嗚乎次尾死矣余蚤決次尾之死而次尾果死矣然余時時見吾次尾之面冷而蒼髯怒以張言如風發氣奪電光坐於我上立於我傍狂醒酣醉時一呼之不知吾友之云亡也今過陽羨陳子來迎憶我三人共學石城嘗更高歌聲滿帝京又同時而幾殺其身乎大鉞與士英蓋安樂與患難固無一之

一路淋漓見交誼之厚

弗并令次尾竟不見而獨見定生嗚乎次尾果死矣因與定生痛哭失聲君豈聞之耶是夜即夢君握余手曲叙平生歡笑異常然則次尾又（又一轉深）未必死也（情）余向聞君死嘗就梁園爲位南望而祭然不欲爲文者以未悉授命時本末恐萬一亂眞失吾次尾今定生乃爲我言次尾戰敗坐正冠徐起拜故君辭先人引頸就刃意氣彌振（生氣如見）嗚乎今而後吾次尾果死矣次尾果死次尾何憨次尾果死次尾固在也余與定生哭者又删

之情而次尾笑者蓋夢中猶不屑爲兒女子之態余與定生之於次尾交親范張一生一死拜墓加封當在君里以君之神乘雲策晷今古蜉蝣乾坤糠粃方且無所不之而又何必池陽之爲桑梓也次尾念我與定生別垂一紀安知不已駕池陽過陽美格止覲止特我與定生不能見爾嗚乎次尾讀萬卷書識一字是明三百年獨養此士

四靜不減正氣歌

纏綿嗚咽全是一團眞氣此等文正以不必

剪裁爲佳　恭士

祭亡弟文

君之垂歿也執余之手而屬之曰必葬先夫人之墓而以皙兒爲嗣嵬既冷而目不瞑余號哭請於大人許焉以復乃瞑今葬君於先夫人之側伯兄墓之左而皙兒奉君之婦杖而衰是日主祭拜見賓客年六歲禮如成人賓客皆曰君有子矣葢二事皆如君易簀之言也敢告

昌黎之文

只直叙事而悲情無限　静子

代三省督府張公祈雨文

某聞天生民而明以寄之岳牧幽以寄之社稷百神其有疾病水旱則岳牧爲之請命於君百神爲之請命於天其義一也今某謬爲國家領岳牧之任實與神共事茲土而五月不雨三農之失其業者號呼之聲日徹於耳某心竊憂焉至廢寢食則神之憫之可知也然而某久禱而不應何也豈神固未之知耶抑知之而不爲之請耶或請之而不許耶或某之不職已夙獲戾

於神而玆又禱之不以誠耶夫果未知之是無神也知吾民之顛連如此而不爲之請是神溺其司也若其請之而帝不許是必且仁愛化爲慘刻尤其所不敢信也或某之不職與不誠則（直使神剪無辭）殃咎宜加某之身而又何與乎斯民也凡若此無一可者神必有所以處之矣某敢不蠲潔以待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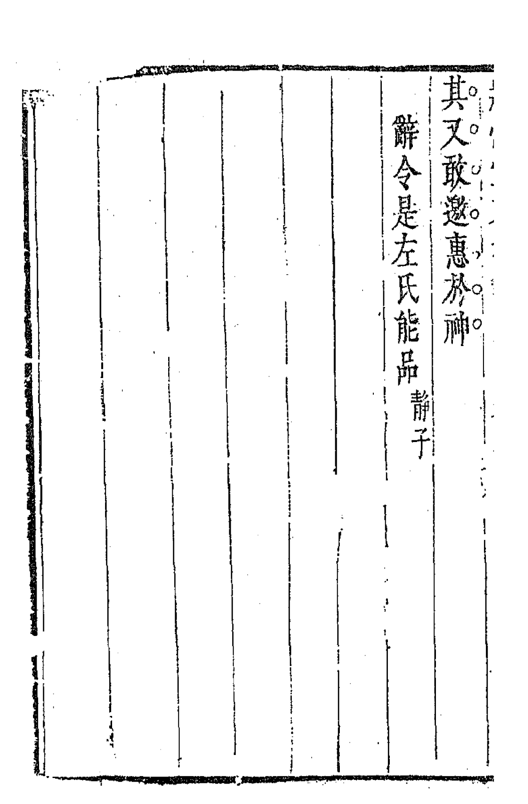
愷切而嚴正方是所告之文　恭士

告井神文有序

壬辰七月俟子鑿井於西堂闢婦汲焉神有憑之者曰爾胡不祭我將攝爾魂蹶爾鬼言畢而仆俟子奠酒三盂爲文以祝之婦是夜甦

叙亦古涼

某之鑿斯井也毋亦聚族而飲神惠也匹婦何罪之有不腆芻黍以告神歆主人既已知之矣神而黷焉其若之何若其非神之爲而妖或憑之是用疾降威誕昭厥德不然其且是湮是塞



其又敢邀惠於神

辭令是左氏能品　靜子

爲吳氏禱子疏

澄江有蔡烈女祠遠近禱子者輒應余巽之爲妾吳氏禱焉

某謹疏　娘娘殿下某妾吳氏者家本吳閶言歸梁苑十二樓月沉子夜偏照雙眉三千里雲際扁舟常憐一葉鶯鶯漸老傍公子以何依燕燕空忙歎佳人之不再豨恐霞裳翠袖總歸花落烏啼恭惟　娘娘殿下自淑也貞聞風者遠不辭玉碎留暫旹於人間所喜石堅得請申於

（用事穩妥兼有意致）（悽[illegible]）

帝座掌畚斯有簿俾佐部奼念鳳卜未諧乃蔚麟子伏祈慈明俯照鍊力承孚大降英雄菩薩之靈曲戕兒女帷房之願俾此長齋繡佛早咸肇錫佳名千歲桃花佩瑤池之結實萬年靈藥望碧海以鄉恩萁可仍虔誠禱祝之至

巧合文筆橫絕

妙

神韻瀟灑　恭士

蘇長公穉喜一流文字　牧仲

西施亡吳辯

西施非能亡吳也而後世以亡國之罪歸之西施過矣使吳王不信宰嚭殺伍胥內脩國政外備敵人西施一嬪嬙耳何能為（句法勁又作一層辯）當時以勾踐之堅忍種蠡之陰計（文氣便厚）卧薪嘗膽日伺其後而乃遠出數千里爭長黃池之間構釁艾陵之上窮師黷武殆無寧歲越人乘其空虛而傾其巢穴此即無西施豈有不亡者哉吾觀吳之亡也與秦之苻堅相類（確評）二君荒淫精明固不可同年而語

而秦之亡以伐晉致潰吳之亡以越境而內救不及其檄一也然後知佳兵者自焚而攻遠者遺近元龜格言必不可易也夫吾之爲西施辯者非果謂女戎可與於末減也蓋欲推其致亡（妙出脫）之蹤而斷之於窮師黷武以爲後世鑒戒也嗚乎吳之亡也有西施亡無西施亦亡强大其不（用意又在題外）可恃哉

層層推論精勁無前　恭士

狄仁傑反周復唐辯

賢哉梁公有存唐之心者也非遂反周復唐也何也武氏一淫虐之婦不過藉唐之基業假唐之名器以濟其惡耳倘一旦盧陵相王或廢或死而果欲傳天下於三思承嗣天下豈有拱手（理勢俱）聽之者武氏即英雄豈能盡以威力劫制天下（確不可易）哉周必不能建國何事於反唐必不亡何待復且張易之昌宗者狐鼠豎子其罪固不容於誅（確甚）而唐之存亡實不係乎誅之與否也五王乃至

借兵於羽林躡蹻顧慮如臨大敵其視豈子也太過矣善乎李賢告 英宗曰奪門之計非出萬全 景泰帝不起羣臣自請南宮請陛下正位何事張皇不動聲色而就夾日補天之功此眞大臣之言也雖然後之爲人臣者倘其無梁公之心而徒借戸鎭靜以俟事機之自至則何以異於模稜首鼠者也是又五王之罪人也

步步端重梁公文便無際可駁

閒一

眾光籠罩古人上細看却是以平心出之靜

子

憫獐

客有過侯子以獐獻者侯子曰獐可馴乎客曰夫至德之世獸可同羣而遊今子無乃有所不信耶而何獐之疑歟侯子曰然嘗室而授獐焉已而獐呦呦焉其鳴之悄以恩嘷嘷焉其號之竆以悲也又夜則以首搶其戶或覘之瞿然而驚類於人多有所不可者仲鬼王子聞之曰子之不善於獐也審矣曷以授余侯子曰子之庭有二物焉其大者類西旅氏之獒而小而駿者

伏

韓子盧之裔也是皆有欲於獐奈何王子輾然而笑曰子非特不善於獐也又且不知吾子盧與西旅氏吾將導獐而見之二氏浸假而共牢以爲食浸假而共寢以爲處浸假而相與爲友而日以益善予因而安之豈更害哉侯子曰雖然子曷使童子守之而猶授獐以索王子默然（彼朋于子而無）不應居三日王子以告曰吾廢吾童子矣視二（其迹）氏之貌且薾薾焉適矣又居三日王子以告曰吾廢吾索矣視二氏之情且煦煦然親矣雖然

獐猶有間焉又居三日王子以告曰獐無間矣與二氏者爲一矣又居三日而西旅氏伺獐之寢也噬其吭韓子盧拉其脇獐竟以死王子蹙然不悅而語侯子以其狀侯子曰子固未之知耶向二氏之翦翦焉若適者所以餌吾童子也既而煦煦焉若親者所以餌去其索而恐或爲之援也既而示之以無間者乃所以餌夫獐也撤其防去其援而又探得其情此西楚霸王之無所用其力而南宮萬之所以斃也何况於獐

後篇章法在此

入大諱

論不測

哉王子大怒抽戈以逐韓盧與西旅氏侯子曰無庸也夫世之相與爲叉日以益善反出其不意而害之者其智非始於韓盧與西旅氏也或曰是犢也猾中而狹外類於人恒有所不可者即無韓盧與西旅氏亦將有災焉

妙論

無中生有變動奇觀　爾黄

是莊列中一篇好文字　靜子

盧告

居三日而韓子盧見夢於侯子曰天乎天乎夫子何詈我至於此極也夫子若以我爲陰陽狙詐而賣吾之友者吾寧且死於夫子之前以明我之不受也昔先王辨族以合天下之類余是以受姓爲西戎氏同類而殘謂之恐同族而殘謂之悖今偉之與我族耶類耶我之司守於王氏執狌而捕貍分也彼偉者鋭首斜目細前而蹶後偎佻詭秘以自炫其身庸知其非狌氏之

起韓子盧起留西旅氏在後作論頭

鍊氣遣辭俱十分古健佚

覽者不知其遊戲大手筆作法自是不同

親而貍氏之黨邪執而殺之又何誅焉且是役也首兵於西旅氏西旅氏將舉大事而我莫與助也夫子且得以我爲仁乎我之交善於西旅氏有年矣夫子之所知也而何有於猗若一旦潰敗其謀而惟猗之即焉舍其舊而新是圖夫子其又謂我何幸而猗手爪攫歘天下一妄庸子耳設其有中山氏之狠斑寅氏之威而西旅氏犯不測出生死相角逐我乃顧望兩端成其其名敗遠其害縱夫子曲而赦我我何面目而

說求都閒至理

見于二氏之父老哉抑夫子之徵腧與西楚也失辭日者秦失其鹿天下逐之我實率族為一旅以從後高祖定天下論功惟崇讓蕭何其餘十八諸侯皆以余為準以故熟楚漢事頗悉彼項氏者吾敵也夫是以見利以靡之分土以角之多其間隙以困鬬之捐小仁以就天下之大計也夫子奈何以婦人女子之煦煦者而論敵於爻哉若其為爻者則有之矣彼其生同牢食同筐交首而戲弄分背而摩搔自以為交最審

而莫之間也或投以腐鼠乃勃然怒羣起而爭又恐其爭之不勝乃陽好而陰與爲何或更以其爻之情而泄之於其仇是則我與西旅氏所大懼也當是旹與余同事高祖者曰常山王其爻曰南皮侯自二氏不終而其後浸以廣是其又幻出斗種議

論發出腑中磊磈不平之氣

爲道也負塗而載鬼黑烏而赤舐意者其吾族者敗類之子耶而何夫子之詈及於余也雖然夫子之言駿駿乎布已余恐天下之後生小子尸祝乎夫子之言而遂以余嘗之也夫子何不

毆余以尺寸之地余且三踴三號而湔其頸之血以上請於帝化爲天狗而噬夫天下之負塗而載鬼黑烏而赤狐者以信余之志辨余之族類而洗之於夫子言未畢睨睨然若有大星之墜於戶者侯子以縮出門而王子來曰吾韓盧氏死矣

一肚皮不合時宜發得淋漓如許而行文縹緲超忽別創一格　爾黃

有關名教之文　牧仲

甕千里傳

甕千里者衛人也其遠系出於汧渭馬氏後無
顯者馬氏擯之不與通因別其姓爲甕氏祖鳴
音初以聲干王濟濟悅之而爲言孫楚濟故天
子貴近臣楚尤以文學起家知名於時二人既
交口譽之鳴以此稍稍遊士大夫間積官至櫪
再有此一段迭上便賦味不窮是如
圉令後頗益驕與馬氏論姓望先後爲諸葛恢
何引用大奇
所抑丞相導爭之不能得也鳴坐是廢鳴既斥
家益中落乃退與竒章氏耕於野千里父轅客

早卒幼孤不慧時時從販夫牧豎者而爲人負載又戲爲人逐得之騎千里項千里迈走人輒笞辱千里千里貌益恭觀者大笑曰是子鴑怯乃爾耶因戲字之曰鴑長遂以名之會有善相人者過之曰吾閱人多矣公耳纍纍然面狹而長類諸葛瑾後當極人臣必富貴無相忘也千里徐昂首曰人皆謂我鴑是皮相者烏知我我當於旬日間自致千里耳乃更其名爲千里云千里既長盡謝去其故所狎昵者閩子孟涛然爲

詩乃折節事之爲擕笈襆浩然醉輒自負之而行皆操其所最下者久之相得益歡甚浩然教之曰子族陋而孤非有以延致之卒無所成名後三日我與諸公會灞橋上子當來已而大雨雪諸公坐風籟中相與傳觴飲飲竟賦詩因歷數當世之能爲詩無當意者千里顧從泥淖中背奚囊踉蹌而至諸公望見翕然曰詩在此矣因遂藉出其羣輩遠甚尋以餐牡丹之朝英賦登第筮仕館驛巡官擢駕部員外郎出爲稷州

轉運使以靈石道大都督入爲左僕射封曹國公千里居官皆有勤績性謹愿不肯爲跅弛行嘗曰彼債轅而破犁者烏足與共事哉然無他材能以資叙層累坐取卿相同列輕之一日會食中書漏下三鼓矣千里一盡數豆怨奮迅大言罵坐鳳閣侍郎王及善歎曰是局趣轅下駒耳幸致位此乃欲一鳴驚人乎顧謂令史驅出之吾徐以上奏千里竟罷爲黔中守黔中險遠多暴虫毒瘴非人所居千里自以貴臣坐排斥

意常怏怏不檢柙時出行林薄間猝爲虎所殺當時亦以訾及善云千里死而異父兄曰田系者冑姓馬氏更以材力顯

（妙心此句一不得　良開　起結）

侯方域曰千里凡鶩其先世亦無達人而能自緣飾以詩賦顯致位卿相嗚乎亦異矣卒厄於虎類有天數焉人始聞之莫不驚不信旣而果然嗚乎大位眞不可倖致哉

極老靠盡飾奏人人能見不必贅譽然亦直敘耳神味都從中出覺處處飛動可見文不

在敉黙一涉敉黙便拙拙便死提頓分明則

神姿四映無所爲神姿也老靠耳老靠固節

奏所出　恭士

與方密之書

敬啓密之故人座下頃自毘陵聞密之已還郎欲奔走一晤猶以爲未果乃止歸雩苑遇何三次德具爲述密之還里月日甚詳今已爲僧止於高坐寺僕乃大喜故人相見之有期密之雖遯而得其所也往在毘陵陳子定生私以問僕曰密之之還何也曰密之之無兄無弟老父六十餘在堂雖有二子皆幼未必任侍養密之之還宜也不然密之讀書有道人也南山之南北山

之北豈患無溝壑足了此身而必戀戀故土哉今客之旣還而止於高坐寺固無異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也客之之事畢矣敬賀敬賀僕與客之交遊之情患難之緒每一觸及輒數日營營於懷及至命筆則益茫然無從可道猶憶庚

（說不盡故借一衣來法）

辰客之從長安寄僕絮緜之衣僕常服之其後

（秋於脫至其中處處着意種種情見於一衣）

相失無處得客之音問乃遂朝夕服之無斁垢

（上則又存乎筆之神化思之劃刻）

膩所積色顯而絲駁亦未嘗稍解而浣濯之以

（着）

爲非吾客之之故也乙酉丙戌後製與今時不

合始不敢服而薰而置諸上座飲食寢息恒對之欷歔病妻以告僕曰是衣也子之所愛吾爲子稍一裁剪而更之以就時製郎可服矣僕急止曰衣可更也是衣也寄之所惠不可更也（着意）吾他日幸而得見吾寄之將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着意）相示焉葢僕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沈力一語）寄之或他日念僕而以僧服相過僕有方外室三楹中（以直放爲結横肆）種閩粵竹上懸鄭思肖畫無根梅一軸至今大有生氣并所藏陶元亮入宋以後詩篇當共

評觀之。

送何子歸金陵序

龍眠何子之歸金陵也道出雩苑其友人賈子徐子宋子送之以詩而推方域爲之序余之見於天下興亡盛衰之故友朋生死聚散之感既已多矣又嘗與何子少同學中同患難今又幸存而兩相遇其可以無言哉余與何子之寓金陵也歲在巳卯中原秦晉之間雖有盜賊之警而江南太平富庶朝廷之上雖門戶角立漸有黨錮之禍而其公卿之賢而愛名者皆願求天

綰年處生姿

下清流之士引以自助天下之士亦莫不砥厲（贈於前後於今昔於）
（文無一字及而俱盡此一段不盡處盡無頭）
節行唱和聲氣相聚於豐鎬舊京之地以文學
（議論處頭緒全出）
爲贊而備同人之業郎以龍眠雪苑之一邑論
之其首事者咸有數人推之天下盛可知矣是
時余與何子方少年意氣甚銳又習見天下無
事以爲海内同志之士或出或處可以歲月相
見雖離別歸其鄉土必不至遂契濶阻絶故余
之自金陵歸雪苑同人雖聯舟載酒餞送秦淮（叙次中一）
之曲而賦詩言志徃徃各有期許壯以遠從容

以愉未嘗有促促靡騁之思悵悵可憐之狀也
其後三年壬午而雪苑爲李自成所破向之普
事若徐子作霖吳子伯裔伯胤皆罵賊而死余
至金陵求所謂龍眠之數人者亦且有見有不
見矣又二年爲甲申弘光帝立大興黨人獄何
子依楚帥余竄揚州僅而免會天下鼎革同人
或散或死無一存者余再至金陵嘗晨起跨一
蹇驢訪問故舊盡日而歸則吞聲止於廢寺并
何子亦不可得見嗚乎嘗余之歸雪苑也使知

吾同人飄忽湮滅至於如此必且碩馬躑躅顧立斯須同人亦必且舉袂引觴耳熱仰天賦公大結注驪策推渾無渡河豈肯以千里之別為偶然也夫余之別諸子於積安之時又以同人如此之盛而轉盼再見之難十不獲一況於龍蛇而定流血未乾之日耶又況於友朋寥落皆其死散之後而幸存者耶又況余與何子友朋生死之遺更有出於此外者耶何子有管樂才宜出為世用然十年以來猶以布衣奔走肩趾此其故何歟吾友

能賦方以智者崇禎中嘗仕簡討亦與何子首事之人也今闇於高坐寺爲僧何子歸試以語之

兩文縱橫揮灑姿態橫溢奇力四放神明於法度之中無不如意技止矣　恭士

宋牧仲文序

宋子以文質侯子侯子曰吾子可謂拙於文者矣宋子愕然侯子嘆曰夫人固有為其事而逮焉而不自知其故者天下之至技也吾子之文一至此耶吾子以為今人與古人且誰勝曰古人然則吾之所謂拙者古之人能之耶今之人能之耶曰古人哉侯子曰吾固以宋子為非今之人也宋子可謂知古人矣古人之從事於拙之效非徒其文辭也然而文亦有之平澹之理

惟拙者見之巧則或蔽之矣渾朴之氣惟拙者
全之巧則或鑿之矣予不聞夫射乎韓非子曰
夫射者發矢彀弩雖冥而妄發未嘗不中秋毫
然而莫能復其處終不爲善射無常儀的也羿
之中止於十步之鵠而古今以爲射者師有常
儀的也夫中秋毫之巧不曾倍於十步之鵠也
然而不以彼易此者鵠有定秋毫無定也然則
徼巧於秋毫者幸中焉且不必當而況乎其未
耶故巧者聰明之小者也學者之爲經書之文

非如他體之文求以名世已也蓋代言而述聖賢之旨思以翼道也是有鵠焉苟其未合雖有大聰大明者出亦猶乎秋毫之中也故拙射者必學鵠久而命中焉羿是也巧射者必希秋毫冥而妄發者是也古人之不以巧易拙者有三而文居一焉拙於立身者忠信之徒也巧則儇矣拙於讀書者經術純固之儒也巧則㚇㚇則詹詹矣拙於爲文者大家先正之遺也巧則鄙倍自以爲新奇而朽腐矣宋子論文足以知古

人。而君不自知者。非不自知也。宋子之意。蓋猶

○見○源○之○論○時○備○正○坐○不○拜○此

欲然不敢自以爲古人也。宋子欲然不敢自以爲古人。此吾之所以信宋子爲非今之人也。郎論宋子之文。其較著者矣。宋子俯首而思良久曰。信如子言。吾之文非誚。遂能拙也。將從古之人求之。

宋牧仲詩序

自梅聖俞爲詩而歐公序之有窮然後工之論於是凡天下放廢無聊之人方外遊旅之士莫不自託於歌吟聲詠之間沾沾以爲能郎有身世通顯者考其著作亦多矯情曲意務欲叩寂莫之音繪幽憂之狀葢所謂和平者難工而愁嘆者易好沿襲彷彿莫之易也吾少而學焉亦以歐公之論爲然最後讀宋子古竹圃詩乃知歐公之序聖俞特有所寄寓感慨以求工其文

非定論也（生立按）宋子之詩神蒼骨勁格高氣渾（八字論文大骨）舉嘗世數十年爭喙學步之病一切空之眞錄盛明接於盛唐固幸爲之於論定之後易去其回惑而得旨歸吾則甚服其冲融大雅油然悠然從容自適而工者自莫之及未嘗有孤臣寡婦之怨悲鱷魚鵬鳥之禨怪引藉爲激壯也蓋宋子生於鄉相之家又少年郎膺勲命常從

天子左右歸而讀書自命尤自奮發攀躋於古作者之林未見其止固宜其詩之浩落而夷猶矣

嗟乎吾少時所遇自謂不減宋子未幾流離於兵戈之餘所至見錮坎壈抑鬱者幾二十年殆無異於歐公之所謂窮而且老然而為詩卒不工何歟豈非人之材分有限不能工者雖窮亦不工能工者不必窮亦工耶以余之泯沒甚愧其窮而不工幾使歐公之言不信賴有宋子之不必窮而工者參証於其間庶足以釋余之懟而歐公亦不必信其言矣夫天下剝復乘除皆有成數昔之兵戈之運流離之禍余不幸嘗之

折處多一段厚一層

亦已往矣則今日幸見太平爲之導豫而鳴盛所謂作爲雅頌薦之清廟以追商周魯頌之作者必宋子也嗟乎宋子之詩之工固終不必有精於窮然而其不窮者豈非各有其時哉宋子歌乎吾猶願爲宋子和焉

一氣磅礴有撼山排嶽之勢然中間抑多揚少却從抑處見幽見逸見風神偶覽艾千子一二文似朝宗此作然作者知者恐皆難其人也　恭士

雪園六子社序

社者古道也舉必以文事焉其猶行古之道也古者造士於鄉教化大行才賢輩出則聽其敬業而樂群相見則執雉爲贄傳曰執雉者象文明也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吾向者雪園之君子有若吳子伯裔伯徽徐子作霖劉子伯愚嘗與吾二三子爲之其從而爲之羽翼者莫不以文釆自著而以躬行相砥甚盛事也無何雪園有寇難四子者从余與賈子開宗散而之四

方徐子作肅與其任世琛揉椽栗捭鋤田野雪園之社虛無人焉嗚乎雪園非遂無人也而其文章散佚流風歇絕卒無有爲之收拾而振起之者雖謂之無人可也葢天下兵革之氣方熾主持於上者旣不遑脩文而議道而其經術醇雅之望亦消磨殆盡後生小有才者或跳身於猴冠虎翼之間畔爲異途群詆儒行之迂濶而

洛陽園記開天下盛衰之言

大雅亡矣嗚乎先王鄉教之法失至使其士罔與脩業而碩欲輔助菁莪之化復氣運於昌明

者恐未之存也乙酉余自吳返賈子自淮陰歸兩徐子相見欷歔言及雪園舊事流連者久之已而曰吾四子可以祉矣是固吾雪園之幸而存者也余曰姑待之大亂亦既夷矣天下之人才其生育而長養之者未可量也學古行脩聰明淹貫之士莫遂謂雪園無其人也吾將求而益之於是三年焉而徐子懈唐者出徐子宿儒也是吾昔者雪園四子之所未及收也三子曰可矣余曰固也學古行脩聰明淹貫之士莫遂

謂雪園無其人也吾將求而益之於是五年焉而宋子犖學成於燕而以至宋子年少有異材是吾昔者雪園四子之所未及見者也於是相與左之右之朝夕而切磨之又二年焉而六子之社以成佚子曰吾昝者雪園四子不可追矣

狀拾有獻禮身潤之妙

求之三年焉而得一徐子焉求之五年焉而得一宋子焉又二年焉而合徐子宋子與吾四子者而乃爲六子焉然則社之以六子名也夫豈存乎見少哉

從先王造士士相見發論獨拈本原方見立
社之冝架空鋪叙至未澹宕收足潔甚恭士
序事以相以朴所以大雅○不立意見據事
直書大家之文靜子

明處士汪君墓誌銘

明之末有汪處士嘉先者年六十餘寓家於宋（一段作誌之由）而身往來於吳越淮泗之間有子有孫而不皆就養能為詩歌有高韻而察其意常慘沮不樂（何等筆力）與余交至厚言必出肺肝無形迹嬉而晏坐之頃常口若囁嚅有所陳已復色墨然而退如此者二十年矣乃一日率其子若孫長跽余之前（汪家於婺流寓於宋葬其父於）曰嘉先婺人也父旅於禾而卒於禾誓心欲舉（倘李習之尚折以數語吸盡一段求）之先世之墓屬天下方有兵事失業而貧遂遲（誌）

未果今老矣無可待矣倘必夔之逐是終無以埜吾父也將恐禾兆焉懼非吾父志也違其志而復無以圖不朽其若人子何先生立言者也敢以誌銘請余受狀讀而嘆曰處士孝子也其（段盛既）（等点戀亦不難看其一象）用心也深哉既者而猶奔走不肯就養者親未（承漸余無絲毫念沒）埜也意常慘沮不樂者經營其事力苦於不逮而未嘗敢忘也若囁嚅有所陳者欲以誌銘託之余也輒墨然退者示其不敢輕也蓋三十年如一日也處士孝子也余與孝子遊二十年不

不知孝子余之過也敢不勉爲誌以補過謹按

處士狀曰君諱世清字仲虛號同水幼聰敏好

雙 生平

學長有大志好遠遊弱冠入秦涉涇渭登岍岐

入蜀放覽於瞿唐灩澦因慨然曰四海大矣安

漢而不濟

往而不適志哉人生貴則列駟富則鼎食且富

而好行其德大丈夫所爲也太史公之傳貨殖

有以也夫乃入鴻李業魚鹽旣饒有貲爲其諸

兄弟娶而撫其孤侄又數推于金與其從子克

事忠家世俱有神

忠有三猶子爲令宰爭迎養之君皆勉以廉謹

不干以私君雅好交遊有聲益能爲詩董尚書其昌陳徵君繼儒皆與爲友晩而遊上谷雲中道出梁園而病與余祖父交因頋謂嘉先曰此中可居也故其後遂家焉與歸槜李仍賦詩自娛年七十一而卒娶方孺人繼娶張孺人并勤儉克相其家張孺人有至行撫立一孤姪與二庶子皆過於己子年五十有五卒子三孫八曾孫二汪姬姓緣出於周至漢有文和者仕新安牧爲江南始祖唐時裔孫華與弟四人俱以武

功顯封越國公追封英烈王其後世有達人至中元立墓大阪相傳數百年謂之大阪汪氏今卜壟於禾萿自君始嘉先擗踊大痛曰吾乃使吾親遠吾祖吾罪人也哉吾罪人也哉夫古也墓而不墳孔子東西南北之人也壟其母不知其父則殯於五父之衢以俟之苟附於身而附於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今汪氏之壟於禾而不返於婺也萿阻於兵燹也以視世之無故而因循或妄意求利其身與其子孫或狗

於拘忌而卒以暴露其親而不葬者其用心何
如也處士可謂孝子矣銘曰
惟禾於越爲禹舊甸惟日月明惟霜露變豈生
之逵而死之戀地厚水深云胡不奠

首尾一片神氣激宕吞吐吾見此文其猶龍
乎 恭士

參差離奇所謂每變在顏者也 靜子

上賈三兄過禹州書

竊聞諸執事將以七月命駕禹州觀佟觀察者僕私以爲過矣執事行年六十夙病未瘳晨夕藥餌不能去口步行三里則喘乘馬千里則筋骨告瘁呻吟之聲不絕顧欲往返適此千里何也且七月秋陽方熾雨潦時行上冐炎毒下苦濕蒸執事自抱恙以來習於調養方久一旦驟出乎逆旅飲食不以其度而求腸胃不感其内癰痢不攻其外者鮮矣執事或曰觀察與我同

年故人也禮不可失情不可絕固也執事雅善詩試於高臥之暇追敘其生平締交之好勉厲以德業盛大之務期望以松栢岡陵之福侑之以蘋蘩盛之以筐筥而命使者將焉斯亦可已不然執事之同年故人其在千里之內百里之外者固不止一觀察也執事槩乎其不自行也亦不聞一介行李覘鼇其閒而獨於觀察有加是涉於重觀察而輕故人之嫌也執事而有求於觀察也鄉設其生長遊稿之閒官於嶺嶠之

表亦宜重繭負擔冒險涉遠而謁之何況禹州倘其無求古人固有大寒大暑不出者矣風雨不出者矣舉步即遙渺也何況乎徑遙千里竊見執事數年閉讀書樂道達天知命僕私心推崇之以為士君子師表假之一命不加貴累之千金不加富其無求於觀察也必矣故竊以為此行過也然又嘗聞之執事賦言於徐宋二子曰吾此行非徒親觀察也禹州咫尺嵩嶽吾將徒遊焉噫天下佳山水其可盡乎執事昔嘗登

岱嶽矣郎使今日遂遊嵩嶽而華嶽固未之遊也而恒嶽固杳遠而不可望衡嶽固阻絶而不可尋也竊謂執事老且病郎果有名勝高閒之事苟待於跋渉者亦宜姑且已而况乎其不盡然也執事幸裁可焉不宣

紆園容與恭注

凡八段回折層出似昌黎諸書　靜子

正百姓

王者欲治天下而不求正乎百姓天下不可得而治也百姓者人主所恃以與立者也人主恃以與立則必先使其有以自立苟不予之以可重之勢而齊之以至一之術則是其名甚賤而可恥其實甚弱而可陵也百姓之自救不暇也久矣又烏能正之也哉嘗觀世之衰也其所以說其百姓者有二所以加其百姓者有七不察乎七加而欲絕其二說者未之有也夫百姓皆

二說雖快說盡當世

以說而免爲爲得計其心囂然若不終日人主將何以託根本厚風俗乎故天下之患莫大乎人樂改業而以百姓爲不足爲此明之所以亂也明之百姓稅加之兵加之刑加之力役加之水旱災祲加之官吏之貪濫加之豪強之吞并加之是百姓一而所以加之者七也於是百姓（庇何其詳悉）之富者爭出金錢而入學校百姓之黠者爭營巢竄而充吏胥是加者七而因而說之者二也即以賦役之一端言之百姓方苦其積重而無

告而學校則除矣吏胥則除矣舉天下以是爲固然而莫之問也百姓之爭入於學校而爭出於吏胥者亦莫不利其固然而爲之矣約而計之十人而除一人則以一人所除更加之九人百人而除十人則以十人所除更加之九十人展轉加焉而不可窮爭詭焉而不可禁天下之學校吏胥漸多而百姓漸少是始猶以學校吏胥加百姓而其後遂以百姓加百姓也彼百姓之無可奈何者非亟於溝壑即相率而爲盜賊

耳安得而不亂哉夫百姓者人主得之於天而受之於祖宗其關於國家至重也天下之人無事而爲百姓至安也乃一旦荼毒之若罪人椽切之若輕草使天下之人一自知其爲百姓則不覺其傷心而嘆蹙額而愁竄不能安魂食不能下咽父無以胥其子夫無以保其妻此何爲者也議者猥曰冗而亂鬻宮者有禁黜而叢公門者有禁庶乎可以一之嗚乎不圖其本而欲制其末吾見其無術也吾能使天下不見百姓

百姓爵安為百姓耳故但引三代與漢見也

之辱斯不纂學校之貴矣吾能使天下不見百姓之苦斯不纂吏胥之樂矣嘗讀豳風之篇見其區處其百姓者家室之計至完以固歲時之養至周以悉而猶恐其隔絕也則又使之躋堂獻酒而區區疾苦之情何患其不通積輕之勢何患其不振乎然後知三代之主立國數百年其百姓皆相與安其分而終身無可搖奪之憂者蓋致之有由也若以為吾儕百姓苟不至於作姦而犯科固已自立有餘矣而又何需乎其

他哉故百姓之業自有餘者也無藉於人主也而人主不爲之正其實則所業内喪不爲之正其名則所業外徙不可不察也先王之制百姓之孝弟力田者升爲士士之入官者爲吏其險此者則爲游民至兩漢猶沿其意而守之非獨以愼此二者蓋深求乎百姓之衆多而防其漸亾也當其時士不耀其民民亦不敢冒爲士吏不欺其民民亦不願苟爲吏使天下儳然知百姓之爲重而患根本不固風俗不醇者吾不信

也。嗚乎。百姓者治亂所由出也。彼其說於學校與吏胥也。非遂亂也。而自其不安百姓之分。而推極之則大亂之道也。其說於學校與吏胥者皆冒而黠者之所為也。天下之百姓不盡皆冒亦不盡皆黠。而又非此無以自立。儻不肯坐以待斃。固無所不為矣。而要之非百姓意也。其勢有不得已也。故曰王者欲治天下而不求正乎百姓。天下不可得而治也。

以下極言亂變

目前之感於秦將深痛切言之悲憤言之無

不眞切如畫恭士

額吏胥

今天下吏胥之横何其甚也雖少猶嘗有以額之而兒其多乎夫以吾君吾相朝夕所講求之法月夜所撫循之民厲精而施之竝予而望其治乃一旦盡且壞焉於群吏胥之手朝廷之上大聲疾呼三令五申遂燕覩而無如之何此其故何也違令之誅不嚴而容匿之藪不破也蘇軾曰天下之人有致於自棄爲惡甚毒而不可解者吏胥之謂也古之取吏胥也必有選而任

之之道所謂椽屬者是已學而後入材而後試其賢能畀與其官長等非鄉里所舉者則不得當也故其途不襍其數不可多設其人亦自愛惜勉厲於功名之路有士君子之風今則不然姦猾者爲之無賴者爲之犯罪之人爲之縉紳豪強之僕逃叛之奴爲之吏胥之子孫相沿襲親若友相援引者更迭爲之凡若此者豈復有毫末之餘地哉是以雞鳴而起孳孳爲不善不擇人而食不擇科而犯以是爲應然也嗚乎吏

轉得奸

胥之固結也久矣爲之官長有能如唐之郗公權明之見鐘者不旋踵而制其死命斬尸於市庶乎其可也而精明嚴固者少闒茸嗜利者衆

寫二情官長剛背

病根

初聞其說亦未嘗不驚且怒既而訛爲以爲是固吾之左右也浸假而備顧問浸假而寄腹心託爪牙藉以營其私囊夫且四顧躊躇以爲吾非吏胥誰與爲理是一郡嘗有數守一縣嘗有數令也既已有吏胥矣而吏胥又各有貳有副或一人而兩役或一役而數名莫不親近其官

長而以招搖於鄉里曰我吏胥也縣有吏胥焉郡有吏胥焉郡縣之佐貳有吏胥焉其郡縣之人又有叢蔽於諸道而爲吏胥者焉縱橫巡按之署盤踞督撫之衙而爲吏胥者焉嗚乎天下之官冗而吏胥日以夥每縣殆不止千人矣以三百計是一城社之中而有三百狐與鼠一郡原之中而有三百虎與狼也其齒媢之所及者或代之役代之稅或無故而魚肉有事而句攝疾首痛心者幾何人吞聲飲泣者幾何家是吏

吏胥一而受其害者且百也今天下大縣以千數縣吏胥三百是千縣則三十萬也一吏胥而病百人三十萬吏胥是病三千萬人也天下幸無盜賊之擾水旱之災小康無事而日有三千萬人不得其所吁亦大可為寒心也哉此皆無以額之之過也近者數有裁革之

詔亦稍稍奉行之然今日汰而明日復矣巡按之署撤而督撫取而用之矣吏胥之有罪者縣發覺之則入於府府發覺之則入於道道發覺之

則入於院至於院而人不敢復問向之所為府者縣者轉而與之抗禮道者降而接之以溫顏是其不可向邇之勢始猶處於降殺之間而其後乃反驅之於積重之地彼大吏之不賢者無論其賢者持己有節而御下無術吏胥乘其峻刻之風威猛之性以市其重權而取民間之財頤有倍蓰於往昔者矣嗚乎從來天下之亂固氣運為之有洪水之害有猛獸之害有暴君之害豈今之氣運在吏胥耶夫以朝廷之尊立意

欲革一事去一人易置大將如呼小兒罷遣郡
相朝下而夕出國門獨於吏胥之至微賤額而
限之易若舉手乃若泰山之不可拔決水之不
可禦天下之患未有壅蔽因循怠廢不舉至於
此極者此其故何也不悉其不額之弊與必額
之之法雖欲額之而不可得也不額之弊在官（陡然數句勢）
不在吏必額之之法亦在官不在吏不額之弊（爲之張本）
有三而額之之法維一官之不能而畏事者以
爲吏胥之多非自吾始也吾姑仍之且觀望其

德者之未盡汰焉交相觀望而吏胥卒以自若
此其弊一也月而閱其簿朔望而稽其名奉令
而裁之榜而示之賜以虛文塞責而陰挾其金（寫○畫）
錢還之以故物此其弊二也去者去矣而留者
未去彼此營護而以浸潤其官長三窟之兎百（剌○背）
是之思必濟其黨與之私而後已此其弊三也
夫朝廷而不知吏胥之弊也倘其知之而下之
（額○胥○吏○冗○雜○猾○前○已○洗○不○知○朝○廷○之○害○）
令曰是皆有額踰三人者黜其首踰五人者其
（入○只○知○此○由○削○已○足○）
官削踰十人者其官殺無赦彼吏胥之爲惡而

不顧其奴者固有之矣亦有官代其吏奴者乎周書曰刑罰世輕世重當其積弊非重法無以制之夫殺一人焉而舉天下三千萬人咸受其福雖堯舜用心不過如此而豈其為商韓之峻也哉

了然於心了然於手　恭士

二策指陳利弊剴切不讓敬輿而行文變化奔軼眉山父子間定當置一座然恐長公策别猶未盡如其痛快也古今人不相及斯言

誠誑我耳○其好處只是一字曰遠 迴黃

重學校

今與古之相反名與實之不相副葢未有如學校之甚者也古之學校所以養才而今以𣏟不才習徇其舊似甚貴而實失其據則甚辱久之穢濫而無可別并其名亦不足貴則何以興天（歸○據○處○實○起○文○甚）下之學而成天下之材也天下之學不興天下（奇○揚）之材不成雖聖人無以致治欲反其道必自重學校始夫設學校於此必其才者入不才者不得入是以才者有以自見而不才者無所容倘

其襍然并進是才與不才混也才與不才混而天下之才者少不才者多是才無以勝不才也才無以勝不才其勢必盡化為不才而後止嗚呼舉天下之學校盡化為不才朝廷猶曰吾養士於此而他日將以大用之也豈不誤哉然則重學校者必清其非學校者而後可也清其非學校者必嚴其督學校者而後可也天下之士至眾天下之學校至廣今縣曰不才則學校者怨而督學校者咸嗚呼徒治其名而不察其實

誠無以塞其怨而解其惑也往者士之遊於校者十年五年之積累視其學而其一日之短長視其文進之者愼而退之者嚴蓋有公卿之子弟望泮宮而不得入旣入而不免於黜革者矣而況乎商賈富人之贅輿隸廝養之賤者哉今之遊於校者亦視其積累與其短長然而昔之所積者才而今之所積者財也昔之短長才有一定之優劣而今之短長財有適然之厚薄也（適然午敎今）（之奴隸盡朝財而今才也忽然註釋見）才茂於人謂之茂才才秀於人謂之秀才古之

制也今則謂之請託熟於人而賄賂先於人可（波瀾林然詮釋更妙於精警）乎自明之中葉而督學者患在請託明之末季患在賄賂至於賄賂之盛行而數百金者為之數十金者為之甚而至於數金者亦為之其有擔石之儲自乞人以上無不修然為子衿者矣（今之精警可嘆之極今之秀才可羞之極）丘之田戈朝市其一牛而夕以三子入於庠嗚（此等失落點綴拔添文字精神）呼士之賤不一牛若而舉世習於不知恥風化之壞可為痛哭流涕者此也夫苟有其為之之具則以鄉大夫之奴郡縣之隸為之而無以禁

也且旣爲之而猶不除役牙狙市獪之徒戎卒之伍爲之而無以禁也且旣爲之而猶不從業然以其非此數者而措而擯之曰爾奴也隸也爾狙獪而卒伍也而彼有所不服何也以爲我之所不能者爾亦不能而爾之所爲有其具者我亦得而有之也往歲校士而兵譁毆士幾死其將方且擁大纛於中衢睨而命之曰夫夫也學校者也當笞夫夫也非也當免宋之十郡縣之士數千餘人舉皆膝行匐匍甘心受之卒無

有起而與之抗者說者以為士氣之靡而不知其有以致之也兵不識下而士亦多不識下鎮將鞭箠我分也又豈有名實之異哉嗚呼學校之積輕至不可以盡言而猶欲以姑息為有恩覺假為有禮則是天下之積者終無時而清天下之濫者終無時而裁也故慎之而又慎所以明異也嚴之而又嚴所以示尊也盡去天下之不才而後真才見雖得一真才而不以為不足也雖去數百千之不才而不以為過也今者大

縣之弟子殆不下二千人中小縣亦各千餘人此何爲者也且也有進而無退其進也無論試士與不試士寸擻尺符臨題手而下其退也無幾又不終朝提擬而復之概令附貢緣淶歲不絕彼督學者非不知也因循之見狃於前而貪利之心橫於後前人之敎後人若貽以規矩後人之守前人若奉爲律令吁其所由來者漸矣然則必何如而後可也曰舉前臣張居正之舊令而力行之其進也有制大縣必四十人中縣必二

十五人小縣必十五人其退也無制百人不稱則退百人千人不稱則退千人無容僞容僞者褫不旋踵無姑徇姑徇者罰不移刻以作養之意而寓澄汰之權以文章之事而行軍旅之法庶乎其可矣而其要則尤在勿以文藝爲浮華而以德行爲借口蓋其所可飾者行也而其所不可飾者文也今使恃其財力以亂其名實而使人保而舉之曰此德行者也則督學者必俟論定於歲月而無由一旦以知其然否設使人

保而擧之曰此文章者也取而試之閱其數語不終卷而瞭然矣夫然後察之曰之子也得無佻達者乎而士行亦可以飭矣故舍文而論其行者奔競之端也既論文而後察其行者齊一之術也天下固有文學而無德行者未聞不文不學而有德行者道德發聞之謂德百行卓越之謂行是文學之所不及也非謂其遺文學也且有人於此策之以經而不對考之以文而不能問之以字而不識無論其實不長者即果然

快絕　又總八比文害橫　聖賢大道亦默全之世　快絕

矣亦不過市井之愿耰鋤之老耳朔望讀法舉（確斷）（快絕）而旌之里正之事邑宰之職也而柰何冐之以（迂闊家說作求此等篇不）學校之名也或曰學校所以養士也居正刻覈（卽此不得也）之法非先王寬大之澤夫士苟才而賢卽居之以夏屋而享之以大烹古之人不以為泰不然育才之地而今沿以為惠濟之局豈不亦羞朝廷而輕當世之士也哉

子瞻論辭達而已矣之說曰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爾黃以此評朝宗諸策眞足

以當之矣更愛此篇行文更在前二作上其

筆下提頓緩急識者自曉至言之頑畫今日

可用千年可傳豈非不朽之作 恭士